

数艘宋代沉船,仅西沙一带,发现的就有北宋中晚期的北礁五号、北礁四号、银屿八号,以及南宋早期的华光礁1号、银屿七号等。这一系列的考古挖掘成果,通过实物还原了宋代的海上贸易光景,记载着千年以前南海航线的繁荣。

宋代南海贸易的自由与开放

在10世纪到12世纪地中海贸易、波罗的海贸易兴起的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宋代的南海贸易也蓬勃发展起来,可以说是当时东方世界最为自由与开放的海上贸易区域之一。《诸蕃志》记载了泉州船商和当地居民的贸易情况:“省民以盐、铁、鱼、米转博,与商贾贸易。泉舶以酒、米、面粉、纱绢、漆器、瓷器等为货,岁杪或正月发舟,五六月间回舶。若载鲜槟榔揆先,则四月至。物货,海南土产,诸番皆有之,顾有优劣耳。笈、沉等香味清且长,琼出诸番之右,虽占城、真腊亦居其次。黄蜡则迥不及三佛齐,较之三屿,抑又劣焉。其余物货多与诸番同,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商兴贩,大率仰此。”里面提到了海南岛生产的香药,宋代社会认为比中南半岛诸国(占城、真腊、三佛齐、三屿)生产得更好。尤其槟榔和吉贝布(棉布),更受泉州商人的青睐。这显示了泉州与海南岛密切的商贸往来。

泉州商人之所以会将海南物产与域外诸国相比较,侧面说明了宋代商旅在环南海区域已经开展了极具规模的跨国贸易。而海南物产不仅在亚洲闻名,甚至远播中世纪的欧洲,《马可·波罗寰宇记》

载:现在你可能知道,自刺桐城启程,向西方和西南方航行1500哩时,就会穿过一片名曰“海南”(Cheynam)的大海湾。此海湾的长度足够两个月的旅程……此海湾内的岛屿不胜其数……那些地方发现有大量的砂金……也有大量的铜或者黄铜以及其他的物品出产。他们拿着各岛的特产进行内部交易。他们也和大陆的那些地区交易,出售金、黄铜以及其他物产,从对方那里买来他们需要的物品。此海湾如此广阔,在此居住的民众又如此众多,仿佛它自己就是另一个世界。通过马可·波罗的生动记述,可以感受到海南物产的丰富以及与内地及他国商贸交往的频繁。

可以说,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以及开放包容的心态,促就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史载宋代海船已能远航到地中海乃至东非。如今,非洲东部索马里、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地多次出土宋钱。同时,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航海区域广大,不但近海航行繁荣,远洋航行也很发达。远洋航行可以到达整个南洋、印度洋,甚至地中海区域,主要包括马六甲海峡以东航区、马六甲海峡以西与孟加拉湾航区、阿拉伯海与波斯湾航区、非洲东部沿海与地中海航区。而通行到如上诸区域,海南岛及南海诸岛无疑是重要的中转地。

频繁的商贸交往也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据史书记载,自宋至明占婆国(今越南南部)前后数批移民迁到海南。史书对此记载为“太宗雍熙三年占

城人蒲罗遏率族百人,避国难,移往海南岛之儋州”。另据清道光《崖州志》记载:“宋元间因乱,挈家泛舟而来,散泊海岸(大蛋港、酸梅铺海岸),谓之番邦、番浦,后聚所三亚里番村。”虽然这些移民并不是为了商业来到中国,但是他们航行的路线却是通过商业交流而探索出来的。2023年,国家公布了《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海南共有9件文物入选,其中7方为唐宋之际的伊斯兰教徒珊瑚石墓碑,分藏于海南省博物馆、三亚市博物馆、陵水黎族自治县博物馆。这些墓碑正是这些古代移民的文化遗存。

由上,宋代海南贸易的空前繁荣,促进了环南海区域乃至更大范畴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发展,可谓中国古代自由贸易港的肇始。当下我们站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节点上,除了带动经济的全速增长外,也亟须站在全球化的视野提升各个层面对于海南优秀历史文化的认知。宋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作为承前启后的存在,其历史经验无疑为我们探索当下自贸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滋养。📖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系系主任)